

商业服务业工作 是不是“低人一等”

1102



北 京 出 版 社

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

北 京 出 版 社

1963年

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

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张：4 9/16·字数：92,000

1963年6月第1版 1963年8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印数50 001—58,000册

统一书号：3071·177 定价：(5)0.30元

前 言

《北京日报》于一九六三年二月到六月，組織了一次“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的思想討論。在这次討論中，讀者提出的問題比較广泛。主要的問題有：知識青年做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屈才”？怎样認識“伺候人”？做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就沒有理想？青年人應該树立什么样的理想？怎样处理个人理想和社会需要的矛盾？怎样看待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家长和教师應該把青年教育和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等等。其中有些問題不只是商业、服务业青年职工中存在的問題，而且是許多青年思想上共同存在的根本性問題。参加討論的讀者，用自己的亲身經歷，对这些問題作了生动而有說服力的解答。最后，《北京日报》連續发表六篇社論，为这次討論作了总结。

現在我們將討論中的主要文章选編成冊。書中第一部分是討論中的各种意見，有讀者提出問題的来信，有各方面讀者写的实际体会，还有着重从理論上进行分析的文章。第二部分主要是討論的总结，其中《伟大的开端》一篇，是《北京日报》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的社論。这篇社論不是为討論而发表的，因为内容与討論的問題有关，所以一并收入。

* * *

再版說明：本書再版时增加了《人民日报》为这次討論发表的社論：《一次很有教育意义的討論》。

统一书号: 3071 · 177

定 价: (5)0.30元

目 录

我的苦恼·····	李宝玉(1)
“反正馱子推磨,跑不出这个圈”·····	安 峰(3)
没有理想的人才願意当售貨員·····	小学教师 白 灵(4)
“馱推磨”的日子永远过去了	
·····	西单第一理发館技师 万长鈞(5)
談“受气”·····	无軌电車售票員 彭厚芝(11)
的确是門學問·····	劝业場百貨商店鞋帽組售貨員 郭增臣(14)
理想和空想·····	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木工 李瑞环(20)
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理想·····	西山試驗林場工人 楊秀嵐(25)
誰說我們沒有理想	
·····	密云县河南寨公社下屯大队队长、团支部書記 萧庆森(31)
关键全在放眼量·····	朝阳区东坝供销社售貨員 韓瑞兰(38)
香和臭·····	东城区清洁队掏粪工人 白忠玉(43)
爸爸和我·····	延寿寺街副食商店售貨員 孟国春(49)
送儿子支援农业最前綫	
·····	北 京 大 学 教 授 侯仁之(56)
	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张璋瑛
教育者必須受教育·····	回民学院教师 王玉敏(63)
致青年朋友·····	石景山鋼鐵公司副經理兼总工程师 安朝俊(67)

知識青年参加商业服务业劳动是好事	楊春旭 (73)
关于理想的几个問題	向 一 (78)
反对輕商思想	(84)
——“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討論总结之一	
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勤务員	(93)
——“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討論总结之二	
勇敢地担负起开路先鋒的光荣責任	(99)
——“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討論总结之三	
培养什么样的人?	(105)
——“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討論总结之四	
青年人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理想	(114)
——“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討論总结之五	
劳动万岁	(124)
——“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討論总结之六	
伟大的开端	《北京日报》社論 (131)
一次很有教育意义的討論	《人民日报》社論 (137)

我的苦惱

李 宝 玉

我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在学校的时候，我有着美好的希望和远大的理想：准备升高中，将来上大学，学到更多的知識，为祖国贡献出更大的力量；自己的前途呢，也将会是美好的。但是事与願违，毕业后我没有考上高中，却被分配到商业工作崗位上了。当我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好似一桶冷水浇上头来，理想和希望全凉了。我想，就算我没那命上学，让我干什么不行，为什么偏偏让我干商业工作？

可是我年輕輕的总不能白呆在家里，只好怀着一颗苦悶的心来到了柜台边。正因为有这样一颗苦悶的心，所以我在工作上劲头提不起来，总觉得念了十来年書，現在干这个，真是有点屈才，整天和苹果、梨打交道，能有什么出息？真像电影《寻爱記》中那幅对联說的“十年寒窗卖烟酒，一生事业站柜台”了！

还有一点使我最感苦惱，那就是商业工作低人一等的地位。我們总得低三下四地伺候人。这并不是我多心，事实就是这样。比如說吧，我过秤的时候，有的顧客总是摆着看不起我的样子說：“你称得对嗎？”“可算对了！”遇到难伺候的顧客，还挑毛撿刺的，甚至吵起来。我参加工作的時間不长，这样的事情已經不断出現。可是我們經理总是对我說應該对顧客耐

心等等。他就不替我想想，难道我就是应该受气的，应该伺候这些人的？

再一方面，我觉得当个售货员什么也学不到，整天和秤杆子打交道，有什么可学的呢？将来能有什么提高呢？

“反正驢子推磨，跑不出這個圈”

安 峰

我也是初中畢業後就開始站櫃台的，站了兩年多了。兩年多來我真正地体会到，商業、服務業工作就是簡單之極，沒有什麼好鑽研的。每天同樣拿拿貨、收收錢，不管誰摸上兩個月，都可以干得滿內行，鑽研有什麼用？反正驢子推磨，跑不出這個圈。

有人想用“這是社會分工”來否認這點。對呀！社會分工確實複雜得很，何止三百六十行。這其中就有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的不同。一個原子能專家和一個站櫃台的，哪一個對國家對人民的貢獻大？有分工，就有繁簡之分、高低之分。站櫃台的和原子能專家之間的區別就很明顯，原子能專家在“繁”和“高”這一邊，站櫃台的在“簡”和“低”這一邊。

我做商業工作，想來想去只能說達到了一個願望，就是為社會主義而工作。但是親愛的祖國、人民、毛主席、黨和老師，對我十來年的教育，就是為了盡這一點點力嗎？我現在也可以說安心於站櫃台，那不是出於崇拜這工作，而是出於舍己為人。既然社會少不了這一門，那就總會有人做這項倒楣的工作。我不做就得有人做；我安心了，也就成全了另一個人。

沒有理想的人才願意當售貨員

小學教師 白 靈

看見《北京日報》上討論工作是不是有高低之分，我苦苦思索了幾天（這問題早在我的腦子里翻騰了），有一點感想。

我想，要說工作有高低之分是不對的，那是有資產階級思想的人的想法。雖然工作沒有高低之分，但是青年人一心一意想干複雜的工作，想當專家，我認為是對的，凡是有理想的人都應如此。為什麼有些知識青年不願意當售貨員、服務員，不願意當掄大鎬的農民？我看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他們有朝氣、有理想。

也許有人會問：怎麼有許多青年也安心當售貨員、服務員和普普通通的農民呢？我認為原因不外這樣幾個：（一）他原來文化就不高，只得如此；（二）他原來曾經有理想，可是參加工作以後，經濟上有了收入，甚至建立了“美滿”的小家庭，就心滿意足了；（三）他原來有理想，但是實現不了，只好“算了，算了吧！”有的人使用一種三段論來安慰自己：這是人做的工作，因為我是人，我也可以做這種工作。從此庸庸碌碌一生。

該不該有理想，這是大事。不是嗎？每當我聽到激動的歌声：“你看那石油滾滾流成河，你看那攔江大壩上黃河……”我心里立刻產生一股暖流，我高呼，我高唱：祖國多么美好，青年人，為了你遠大的理想，展翅高飛吧！

“駢推磨”的日子永远过去了

西单第一理发館技师 万长鈞

不吃黃連不知苦。提起过去低人一等的生活，我有一肚子話要說。

仰着脑袋看人

理发这一行我干了三十多年了。十二岁那年，家里穷得活不下去，好容易托个人情送我去上海学理发。老板从理发店里走出来，一看我又矮又瘦，扭头就走。介紹人把我拉到老板面前，叫我給他磕头。大街上人来人往，我就趴在他脚底下連磕头带央告。就这样，从我刚出家門那一天起，已被人踩在脚底下，仰着脑袋看人了。

一进门就立下了“生死不管，不干还錢”的合同。有了这样的合同，小徒弟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那純粹是眼泪泡着心过日子。打过来，罵过去，一天到晚干不完的活，还說什么学技术！好不容易找个楞神的时候，斜着眼睛看看怎么使推子，老板娘从背后“啪”就是一个耳光子，凶狠地对我說：“倒馬桶去！”小小人儿，沒日沒夜地干，哪有个不累的。有一次我拉着风箱打上盹了，一閉眼好像看見媽媽走来了，还像在家一样，她輕輕地搖撼着我說：“上床睡去吧！”我一声“媽”还没喊出口，老板冷不防“啪”“啪”就是两嘴巴，拉起来又跪了半天碗

碴子，不給飯吃，第二天还得照样干活。每天做飯、倒屎、倒尿地忙完了，想趁帮老板做活时学点技术吧，也不行。有一次老板給人燙发，我替他烧火剪。火剪烧紅了，他无缘无故拿起来照我脑袋上就戳，銅錢大的一块头皮連血帶肉地燙下来，疼得我捂着头跺脚，干哭不敢出声。夜里疼得我怎么也睡不着，想着爹、媽、兄弟，真想大哭一場呵！可是不敢，不敢呵！

就这样过了两年，老板丢給我一副破剃头挑子，讓我下街理发，規定一天賺不回五十个銅子就別回来。可我会什么呢？挑着挑子一步三晃，挑子里的洗脸水淅淅拉拉往外流，两行眼泪滴滴嗒嗒往下落，洒在路上分不清是水还是泪……。头三天沒掙回錢来，进门就挨打。第四天总算开了张，可我的推子一着头发就拿不下来了，揪得那人“咳哟”了一声，一手抓着我的推子，一手按着我拳打脚踢，直到有人把老板找来才算了事。回到店里，老板喝一声“废物”，又是一頓打，打完总算告訴了我怎么使推子。

理发的不准留头发

好容易过了学徒这一关，自己做活总該好些了吧，可那个社会，更不拿你当人看，說我們是臭剃头的，下九流。日伪时候，我由上海来到北京，当时宪兵队的特务就下过命令：剃头的不准留头发！我也只好剃了光头。理发的給別人理发，可自己連留头发的权利都沒有，还拿我們当人看嗎！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挨打挨罵更是常事。国民党統治的时候，我在理发店做女活。有一次，警察局的一个姓刘的特务来到女部，我并不認識他，也不知道他是来理发还是来找人。当我做完一个

活，又把另一位女顧客讓到座位上時，他過來不問青紅皂白動手就打。我剛要分辯，他掏出手槍就往我頭上砸。別人過來陪着笑臉說好話：“您理髮嗎？請您到那邊，這邊是女部。”姓劉的特務一聽，豎眉瞪眼地指着我的鼻子大喊：“什麼男部女部？老子就在此！非讓他給我理不可。”理吧，真咽不下這口氣，不理吧，又不知得招來什麼更大的禍。忍着淚，憋着氣，還得陪着笑臉給他理髮。那才叫伺候人哪！還有一次我去長安戲院看戲，可巧我旁邊又是個“老爺”，我不認識他，可他認識我。一見是我，好像看見逃跑的小偷似地大喊：“茶房！把他轟走，他媽的臭剃頭的也來看戲！”我問他為什麼剃頭的不能看戲，他掏出槍來，用槍把沒頭沒腦地就打。茶房把我拉到一個沒人的牆角的位子上，我賭氣不看了。

你們也有今天呀！

那些苦說也說不完，可到底盼來了解放。一解放，那世道就大變啦！過去高高在上騎在人民頭上的人，低下了頭。過去被踩在腳底下的人站了起來。一九五一年鎮壓反革命，我騎着自行車趕到天橋去看，槍斃的反革命里边就有打過我的那些特務。我心想：狗崽子們，你們也有今天呀！當時我心裡那個痛快，就別提啦！打從解放以後，我們的Life和工作就完全變樣啦！黨和毛主席關心我們的工作。一九六〇年，國家還辦起了“服務學校”，為服務行業培養有文化的接班人。我被聘請為理髮專業的兼職教員。到那一看，嚀！宿舍是宿舍，教室是教室，大樓里又是歌聲又是笛聲，操場上打球的，跑步的……。我的眼睛不由得有點發濕，變得模糊起來。今天，這

些孩子們多幸福啊！他們根本不知道挨打受罵、挨餓受凍的滋味。老師們都眼巴巴地想讓他們快學好本領，恨不得一下子把肚子裏的東西都倒給他們。他們不但有專業課，還有文化課，又是語文，又是化學……。這在過去作夢也夢不到啊！那時候我們整個店裏也沒一個識字的，來了家信都得出去請人看。

不由得想起了過去

如今，我們的顧客都是自己的同志。他們尊重我們的勞動，親熱地叫我們“師傅”、“理髮員同志”。我們為他們工作，他們也為我們工作。有一次已經夜深了，來了一位顧客，因為他白天抽不出時間。我們熱情地為他理了髮，可他又發現忘了帶錢。我們說：“沒關係，下次來一塊帶來吧！”顧客走了，第二天一早有人送來理一個髮的錢和一張大字報。紙上寫着：

你們的干劲真高，辛勤不倦地為顧客效勞。

快半夜了還能理上頭髮，生活在新社會真是以自豪。

事情更是十分湊巧，我出門時忘記了帶上錢包。

可你們說：那沒關係呀！理了髮下回來時再打擾。

你們的熱情和厚道，使我感動得不得了。

我想對你們唯一的報答是——讓我也為你們服務得更好。

蔡楚生

蔡楚生！這不是常常在電影銀幕上看見的導演的名字嗎！大家都喊出了聲，感動得不得了。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過去。

還有一次，中央音樂學院的十幾位同志有演出任務，需要

理发化妆。可他們来的时候,已經下班了。我們知道了这个情形,热情地帮助了他們,已經下了班的同志也来帮忙。理完之后,他們的領队同志說:“师傅們为我們服务,我們也要为师傅們服务,讓我們唱一支歌来感謝师傅們吧!”于是他們像在劇場演出那样,排好整齐的队形,热情地唱了一支他們自編的《理发师之歌》。唱完后,他們齐声喊:“感謝你們,师傅們!”

姑娘的心事

我爱我的工作,我知道我的工作的意义,我知道人民是多么需要它。正是这样,总是有一股无穷的力量鼓舞着我往前赶,努力做好我的工作。今年春节前,一位老大爷带着姑娘从百里外的农村到我們店里来。姑娘十八九了,长得也很好,就是因为小时害头疮沒錢治,头发全脫了。她戴着一頂帽子,不好意思摘下来。老大爷說:“解放后,生活变了样,事事都順心,就是女儿不长头发,是块心病,你們一定要想法帮我的忙啊!”我看了这情景,下决心一定帮他的忙。市場上沒有合适的头套,我就替她定做一个,又按照农村姑娘的短发式样剪得蓬蓬松松的,看上去沒有假的感觉。弄好后,姑娘戴上往鏡前一站,又惊又喜,十几年呵第一次看到自己有了头发!老大爷跑过来双手拉着我不知說什么好。人們都围过来看这一轉眼变了样的姑娘。姑娘有点害羞,低下了头。可是她怎么也忍不住內心的笑。

說句不客气的話

誰說我們的工作“低人一等”?誰說我們的工作“枯燥无

味”、“驴推磨”？那种日子永远过去了！今天我們是为人民服务，只要我們好好劳动，为人民办好事情，人民就会給我們光荣。一九六二年領導上讓我去北戴河和先进工作者們一起休假。党关怀我們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給我們办夜校，开訓練班；我已从文盲学到初中程度了。我們的生活和过去比起来簡直是天上地下。可是我說句不客气的话，有个別沒有吃过苦的年青人，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工作条件这样好，还这个那个。現在我們商业服务业有什么不好？就說我們理发的，也有出国的，也有人民代表。如果說“伺候人”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话，那有什么不好呢？我們不是都要做人民的勤务員嗎？讓人民生活得更愉快、更幸福，能够更好地去工作有什么不好呢？